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2年1月16日 (第253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何瑞恩：业绩表现决定中美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声望**

随着气候变化、流行病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愈演愈烈，世界希望看到中美两国贡献自己的方案和智慧。这种对全球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可能会为专注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创造机会。

# 中美关系

## 美企如何看待中美技术竞争

近期，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正在就中国在制定新兴技术国际标准方面的政策和影响征求公众意见。美 15 家相关私营组织或行业协会就此发表了意见。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近日载文，梳理了这些私营组织的意见和评论，以更好理解美国企业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标准开发组织（SDO）中的活动。

文章发现，大多数行业评论者不认为中国正在操纵或破坏国际标准开发组织。有关中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中“不当行为”的报告并不常见，在 15 位行业评论者中，只有三位称中国在国际标准组织中“不公平”地影响程序以推进自身目标。在这三位评论者中，只有一位给出了中国施加“不当”影响的具体案例。

文章称，中国在国际标准开发组织中的影响力将继续增长。如果美国希望其公司和技术能获得公平竞争机会，那么美国政府需要采取行动。这些组织一致认为，美国政府应该继续支持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的、基于规则的标准化体系，该体系应由行业主导，并以共识为基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减少限制美国参与国家和国际标准制定活动的准入壁垒，并为参与标准开发的企业提供资助和研发税收减免优惠。

业界似乎对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寻求修改国际标准开发组织的规则存在分歧。四位评论者支持政府干预，但三位评论者告诫美国政府不要试图通过改变规则来消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后者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与盟友和伙伴一道，降低行业参与国际标准开发组织的全球壁垒。

## 美专家谈中美战略合作

美国世界报业辛迪加 (Project Syndicate) 网站 12 月 29 日登载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 (Michael Spence) 的文章称, 美中两国面临着越来越多非常相似的短期和长期挑战, 两国必须在竞争的同时开展战略合作。文章摘要如下:

美中两国和其他国家都面临着新冠肺炎大流行、全球供应链不畅、数字技术和数字部门监管等挑战。此外, 中美都在努力扭转收入不平等加剧、社会流动性下降的局面。很多美国政客提出要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中国政府也提出要实现共同富裕。

中美决策的相似性表明, 两国在建立全球经济和金融部门新规则方面有共同利益。两国在适应数字革命和全球力量平衡变化带来的新现实的同时, 还需就限制将数字和网络技术用作攻击手段, 并就保持卫生、教育和其他部门的良性跨境互动达成新协议。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功与否同样取决于美中两国能否合作。

面对这些共同挑战, 人们期望中美两国在战略竞争和战略合作之间寻求艰难但合理的平衡, 但双方态度都变得愈发强硬。虽然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上拓展合作空间, 但美国仍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 强化对华战略竞争。而中国认为, 美国的战略是为了阻止或逆转其经济和技术发展。

与此同时, 全球经济仍在经历至少四大结构性转型: 多维数字革命, 推动采用清洁能源并实现环境可持续性, 生物学及生物医学的重大突破以及亚洲的崛起。这四项发展从不同层面为改善全球福利提供了机会, 但也都将涉及颠覆性的过渡, 需要对现有全球框架进行重大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两国不能只关注竞争或为实现国内政治利益而挑起争端。要想摆脱只竞争不合作的危险道路, 需要双方和社会各界的持续领导。这不一定会成功, 但双方别无选择。

## 美学者称应辩证看待中美竞争的“道路规则”

美国法律事务 (Lawfare) 网站 1 月 4 日登载耶鲁大学学者罗伯特·威廉姆斯 (Robert D. Williams) 的文章称, 中美关系持续恶化, 美战略界提议两国建立“护栏” (guardrails) 和“道路规则” (rules of the road), 以管理大国竞争, 降低军事冲突的风险。然而, 中国却认为“降低风险”的假定规则可能会破坏稳定, 引发冲突。因此, 若美国希望以规则促和平, 就需要厘清规则背后的逻辑和作用机制。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 规则具有力量, 美国应该利用其力量建立能够巩固现有秩序的规则。问题在于, 美国如何确定中国会遵守这些规则? 该问题涉及两点假设: 一是中国认为接受和遵守美国偏好的规则符合其国家利益; 二是中国的实力较美国而言在快速增长。在中美竞争中设置“护栏”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意外战争的发生。

其次, 现行规则从根本上符合中国的利益, 因此中方并不急于推进新规则, 甚至对相关规则持怀疑态度。中方将围绕规则的谈判视为美国限制中国行动自由的手段。

最后, 为了向中国证明制定新规则的必要性, 美国决策者在适应中国对规则的消极看法的同时, 还应采取以下做法: 一是放弃“时间站在中国一边”这一假设。因为中国的实力很可能已经到顶, 而中国的风险承受能力并不严格取决于其实力轨迹; 二是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 中国可能会将缺乏明确的规则、沟通渠道和军控视为一种有利的战略模糊。因此, 制定双方决策者均认可的规则是关键; 三是“达成共识”需要坚持不懈的沟通, 美国需尝试新方法。双边谈判恐怕不是与华谈判的最佳方式, 由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第三方引荐的多边对话机制更有助于中美解决双边分歧。当然, 此类对话虽然具有降低军事冲突风险的可能性, 但不能指望其解决中美更深层次的矛盾。

## 何瑞恩：业绩表现决定中美在地缘政治竞争中的声望

随着气候变化、流行病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愈演愈烈，世界希望看到中美两国贡献自己的方案和智慧。这种对全球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可能会为专注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创造机会。

全球亚洲（Global Asia）网站近日登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的文章称，用冷战类比定性当前的中美关系是错误的。中美两国仍紧密相连，但竞争不断，而竞争的结果将由国家的业绩表现决定。文章摘要如下：

中美战略竞争不断加剧，但三个因素弱化了竞争的激烈程度。第一是中美之间密集的外交互动降低了紧张局势升级的压力；第二是双方都在努力避免零和博弈；第三是双方均寻求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拜登政府虽然继承了前任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但拜登团队明白，采取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对抗策略不利于美国团结盟友，也不利于与中国联合开展全球治理工作。

中美两国在当前全球体系中的几乎每个领域都在争夺领导地位。但中美均认识到，彼此紧密相连，即使双方都试图摆脱依赖对方带来的脆弱性，但双方都不赞同完全“脱钩”。此外，在中美竞争中，虽然冲突的风险依然存在，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但双方都不愿诉诸武力。

虽然当前的国际社会不会出现以美中两国为首、清晰划分的两大阵营，但中美两国都在努力深化与各大洲的外交、经济以及公共卫生合作，希望在长期竞争中寻找机会获得相对优势。中方希望形成一种国际共识，即中国享有势头，并将继续崛起。而美国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国内的韧性、创新力以及全球盟友和伙伴网络。归根结底，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在于哪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能更胜一筹。

未来，每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将主要取决于其解决国内弱点问题的能力。中美两国越专注于国内任务，越不关注与对方的竞争，两国找到关系新平衡的空间就越大。对其他国家而言，如今是一个全球挑战日益严峻的时代，而非大国竞争时代。

随着气候变化、流行病和社会不平等问题愈演愈烈，这些国家希望看到中美两国为应对世界挑战贡献自己的方案和智慧。这种对全球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可能会为专注地缘政治竞争的国家创造机会。中美在重点关注国内要务的同时，也会留意能斩获全球领导力的机会。

## 美国外交

### 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包含乌克兰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 (National Interest) 网站 1 月 4 日登载美国前外交官雷蒙德·史密斯 (Raymond F. Smith) 的文章称，引导并帮助乌克兰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取得战略平衡，符合乌克兰和美国的基本利益。

文章称，一项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须源于一个能阐明该国基本战略利益的框架。但自冷战以来，美国并无此框架，而是把其单极时刻浪费在应对单个危机和按照自身形象来塑造世界此般不切实际的努力上。现在，美国将乌克兰视为潜在的北约盟友，视其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并可能因其陷入战争，这十分危险。

史密斯认为，美国有三项基本战略利益：一是建立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体系，稳定的体系对处于该体系顶端的美国好处最大；二是避免中俄结盟反对美国；三是降低爆发核战争的风险。

乌克兰有两个战略选择：与俄罗斯达成满足两国基本利益的

协定；或与另一个更强大的国家缔结战略联盟对抗俄罗斯，后者是乌克兰在美国鼓励下做出的选择。

但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这可能是最糟糕的选择。自北约东扩起，俄罗斯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不满日益加深，如今已达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建立一个更稳定的国际体系需要考虑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重要利益。引导并帮助乌克兰在亲近欧洲和与俄罗斯建立可接受的关系中保持平衡，符合乌克兰和美国的基本利益。这将帮助乌克兰避免悲剧，吸引俄罗斯与西方建立更富成效的关系，并降低中俄结盟的可能性。

### 中亚国家联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近日登载全球政治风险咨询公司 John C. Hulsman Enterprises 总裁约翰·赫尔斯曼 (John C. Hulsman) 的文章称，中亚国家正联合起来制衡外部大国，保持其地区自主权。这与美国后撤军时代在该地区的国家战略目标相吻合，拜登政府应加以利用。文章摘要如下：

首先，中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并非偶然，而是由地区大国牵头。乌兹别克斯坦是其中重要的催化剂，是地区合作、互联互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先行者。乌兹别克斯坦在“邻里优先”的新大战略基础上，致力于解决与中亚其他国家在领土和边界、水资源以及能源领域的争端。同时，乌政府还解除了区域内贸易禁令，加强了地区运输能力，努力将中亚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从地缘战略上看，中亚国家联动符合美国利益。中亚五国在没有外部大国参与的情况下会定期举行首脑峰会，以消除贸易壁垒，鼓励产业合作，推动地区整体能源基础设施现代化，并增强地区互联互通。顶层设计的成功还取决于国家层面的具体

合作。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之间达成的聚焦经济的联盟关系是第一个没有俄罗斯参与的前苏联国家联盟。上述合作行为均标志着中亚国家在努力与中、俄、美三个外部大国保持同等距离，这一状态对美国有利。

最后，美国在明确自身诉求的基础上要对中亚国家的战略转变加以利用。美国在该地区的国家利益是防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以及阻止中俄主宰欧亚心脏地带。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美国应该加强与中亚地区的经济联系，寻求与中亚国家建立“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

## 美应从全球层面审视乌克兰及台湾地区的双重战略挑战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月4日登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塞斯·克罗普西(Seth Cropsey)的文章称，乌克兰和台湾地区的潜在危机并非独立事件，二者相互关联，都是欧亚大陆广泛政治竞争的一部分。文章摘要如下：

乌克兰和台湾地区对俄罗斯和中国大陆具有相同的战略意义和历史考量。从战略上看，对俄罗斯来说，占领乌克兰能够巩固其对黑海的控制，增加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北约成员国的施压点；对大陆来说，收复台湾能助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拥有能触及美国中太平洋领土的能力。

俄中两国解决地区问题的主要障碍是乌克兰和台湾地区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传统关系。对俄罗斯来说，与北约冲突升级将使俄罗斯军队不堪重负，普京也将面临举国反对；对中国而言，涉及更广泛太平洋联盟的中美冲突不利于国内政治稳定。

中国大陆收复台湾的可能性远比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可能性大。首先，乌克兰军队从对俄的七年战争里获得了宝贵的战斗



经验。其次，乌克兰社会对俄罗斯的敌意日益加深，公众似乎已准备好接受斗争可能造成的牺牲。最后，即使俄罗斯成功深入乌克兰腹地，乌克兰本国政治大概率不会崩溃，反而会掀起一场反俄叛乱。乌克兰自身的迎战意愿和能力以及北约的潜在干预均有助于阻止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相比之下，台湾地区地狭人稠，本土军队缺乏维持和控制周边空域和海域的装备。因此，对解放军而言，问题不在于能否“占领”台湾，而在于能否在美国及其盟友做出反应之前取得成功。

中俄之间不断深化的战略协作对美国十分不利。鉴于中国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西太平洋地区对手间的军事实力差距比东欧要小得多。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拥有足够多的舰艇，能在不向地区派遣大规模海陆军队，也无需知会中国的前提下，就能困住日美企图支援台湾的部队，这增加了中国大陆获胜的可能性。

此外，若东西半球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发生“进攻行动”，美国及其盟军将分身乏术。总言之，美国需要从全球、而非地区层面考虑战略挑战。

### **美学者：美日联盟在台湾问题上应关注六项议题**

美国 War on the Rocks 网站 1 月 5 日登载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杰弗里·霍农 (Jeffrey W. Hornung) 的文章，列举和分析了 2022 年美日联盟在台湾问题上应关注的六项主要议题：

第一，双方需就基地使用的“事先磋商”机制达成共识。美国若想及时支援台湾，极可能需要使用日本的军事基地。根据 1960 年《美日安保条约》，在日本领土未受攻击的情况下，美国要借用日本基地需与之事先磋商。美日应尽快就磋商的对话机制、时长、参与者和签字者等具体程序达成一致。这有助于减轻磋商

压力，协调美国的作战进程。

第二，明确日军将如何支持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行动。除了基地准入问题，美国还关注日军的参与程度问题。日本在对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其政府既未承诺保卫台湾，也未承诺支持美国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尽管日本法律规定了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采取相应行动，但日本愿意采取的行动与法律许可的行动之间存在差异。因此，美日双方应就情报侦查、后勤保障以及空海护航等问题展开对话。

第三，应对后勤方面的潜在挑战。一旦出现突发事件，美日军队将在亚太地区执行大量军事行动，这将为日本带来大量后勤保障问题。美国应充分考察日本此方面的能力及不足。

第四，明确军需问题。若爆发地区冲突，弹药短缺将成为最致命的问题。美国军费预算削减和多年战争导致了弹药和资金不足。美日须提升产能，保证在紧急状态下能迅速补充弹药。

第五，重视被动防御和基地弹性问题。被动防御能力对任何联盟关系都至关重要，而这一能力常常被忽略。在日本各地部署基地和港口的替代设施或两用设施有助于确保美日持续战斗，阻止中国快速取得胜利。

第六，明确日本在撤离台湾非战斗人员行动中的角色和作用。日本自卫队有责任在战时协助美国撤离台湾非战斗人员。对此，美国需明确日本的协助意愿并评估其接收的容量和能力。

## 2022 年拜登政府五大外交政策重点

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网站12月28日登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文章称，2022 年中美竞争状态将持续，但不会进入白热化状

态，因为拜登需要优先考虑以下外交问题：

第一，俄罗斯和乌克兰。首先，俄罗斯不太可能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因为这可能导致西方强有力的经济制裁以及北约加强东部成员国军事力量，甚至会激化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因此，俄罗斯可能会以“援助”乌克兰东部亲俄代理人之名发动一场有限战争。目前，拜登和北约面临的挑战是，在不屈服于俄罗斯的情况下维护乌克兰的独立。

第二，以色列和伊朗。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政策进一步激化了伊核问题，也引发了关于美国或以色列会对伊朗核基础设施采取军事行动的传言。然而，军事打击只会增强伊朗拥核的愿望。未来以色列将在伊朗问题上向美国施加更多压力，因此，即使拜登在该地区采取战略收缩，却无法完全忽视中东安全问题。

第三，信誉危机。导致美国目前面临的信誉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美国过度承诺，导致难以履行其所有安全保证。随着时间推移，通过战争解决问题会消耗资源和政治意愿，如今的美国已厌倦了毫无意义的战争；二是受美国国内极化和政治失灵影响，美国政策的不连贯性削弱了外界对美国的信心。

第四，潜在的人道主义危机。环境压力、持续的暴力事件和经济崩溃等问题可能会给饱受疫情困扰的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打击。这些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占用美国宝贵而稀缺的资源和时间。拜登在处理这些意外情况时应留有余地。

第五，设定优先事项，并坚持下去。对拜登而言，2022 年的最终挑战是尽量避免陷入新危机。当新危机爆发时，盟友、游说团体以及企业等各方势力会向现任政府施压，要求其将新危机纳入政府的待办清单中。渴望证明“美国回来了”的拜登政府极易受此影响，从而增加了政府因突发事件而偏离发展正轨的风险。

从当前国内形势发展来看，美国存在内战风险。即使没有大

范围暴力，也会出现激烈的选举竞争和一系列无法代表民意、缺乏广泛合法性的“民选”政府。同时，现任政府机构越来越无法有效履行基本职能。这些问题不仅威胁人民的基本自由和生活质量，还会使美国无法实施有效的外交政策。要在全球舞台上取得成功，美国必须终结侵蚀其民主基础的党派极化，而在此问题上，惟有更深远的宪法改革才能阻止事态恶化。

## 美国政治/其他

### 民主党正在疏远非白人选民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12月29日载文称，随着拜登在非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下降，自由派白人女性日益在民主党选民内占据主导地位。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最近的民调显示，西班牙裔和黑人选民正在抛弃民主党，他们中的许多人正饱受通胀飙升、反商业的防疫措施以及左翼运动导致的城市犯罪率激增之苦。数十年来，民主党人努力建立一个包括少数族裔和未婚女性的选民基础，但去年以来糟糕的公共政策似乎正在破坏该基础。

去年2月份，近70%的西班牙裔选民支持拜登，而到11月份，该数字跌至50%。在中选的早期民调中，西班牙裔选民对两党的支持度持平，均为37%。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经济因素，创纪录的高股价和人为的低失业率并不能掩盖猖獗的通胀、供应短缺和劳动力数量减少等问题。其次是“觉醒主义”(wokeness)令拉丁裔美国人感到厌恶。不仅委内瑞拉裔和古巴裔美国人越来越多地投票支持共和党，墨西哥裔美国人——尤其是在得克萨斯州南部——也越来越多地投票给共和党。

而拜登在黑人选民中的支持率到去年 9 月份也已从 85% 下降到 67%，且仍在下跌。温和的中上层阶级日益乏味的要求往往会损害自由主义者声称要帮助的社区。邻避主义（NIMBYism）促使少数族裔居民的住房价格上升。“削减警费”的言论削弱了执法力，致使暴力犯罪活动激增，人民生活质量下降。黑人民主党人比白人民主党人更有可能支持为警察提供更多经费。

若民主党不再拥有西班牙裔和黑人选民作为其选民基础，那么其选民基础将不断减少，剩下最稳定的支持者——受过大学教育的单身白人女性。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一自由派女性群体可能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选择民主党候选人。但是，民主党领袖必须意识到，倘若民主党变成更关心个人碳足迹、而非保护社区安全的“凯伦”党（party of Karens，常指自认有权势或要求超出合理或必要范围外权利的女性）将进一步疏远西班牙裔和黑人选民。

### 美专家称拜登的贸易政策导致通胀

《华尔街日报》网站 1 月 4 日登载前美国副特别贸易代表威廉·沃克（William N. Walker）等的文章称，白宫声称其贸易政策是“以工人为中心”，实则只有一小部分工人受惠，且政策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结果。文章摘要如下：

导致美国目前通胀真正的罪魁祸首并非拜登政府指责的企业，而在于白宫“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这些政策正欺骗美国消费者，推动物价上涨。其中，家用电器和日用品价格上涨，是因为拜登政府延续了对华贸易战。而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的高关税正以更高价格的形式转嫁给其国内消费者。高关税支撑着加入工会的钢铁工人和金属生产商的工资，但其他民众却需为

家用电器支付更高的价格。

现在，拜登政府还将其贸易政策粉饰为应对气候变化、拯救地球任务的一部分。去年 11 月，拜登政府同意将对欧洲钢铝产品的某些关税转化为配额，但要真正缓解价格，仍需一项关于进口环保钢铁的新协议。只有少量所谓的“绿色钢”进口将免于关税，而消费者将继续为人为的高价买单。

拜登政府延续对华关税惩罚了美国消费者。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已于 1 月 1 日到期，该协定为美国对华出口设定了不切实际的高目标。拜登团队很可能会以有利于“以工人为中心”的选民阵营的新政策取代协议，并试图将其与气候变化政策挂钩。

美国的贸易政策历来是两党协商的，旨在降低价格、增加消费者的选择。但如今，两党已背弃此原则。美国消费者正被由特朗普发起、再被拜登制度化，以关税为主导的贸易政策劫持。

## 美学者分析为何共和党不再关心迎合大众

美国 ABC 新闻网站近日登载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民调 and 民意高级研究员丹尼尔·考克斯 (Daniel Cox) 的文章，解释为什么共和党没有像民主党那样在立法议程上迎合大多数选民。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罗姆尼在 2012 年大选中落败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表了全面的分析报告，旨在找到并解决该党的政治弱点。但在 2020 年输掉另一场势均力敌的大选后，共和党似乎对审查或改革其议程失去了兴趣。反观民主党，虽然它赢得了大选，却对制定一项对选民有吸引力的议程更感兴趣。尽管共和党相当不受欢迎，且目前其多数议程在大多数选民中缺乏吸引力，但其在 2022 年中选中的前景却令人艳羡。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明显的脱节？

一方面，共和党从根本上反对拥有广泛公众基础的立法，即慷慨的社会福利政策。因为他们不认为这些政策是联邦政府的责任，或认为这些政策最终会适得其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近几年的情况表明，推动受欢迎的政策可能并不是必要的。特朗普在 2016 年大选中意外获胜表明，一个对公共政策不感兴趣又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仍可以获胜。

此外，选举人团和参议院目前的结构也为共和党候选人不必迎合大众提供了底气。有专家认为，共和党相对于民主党具有的结构优势，这使共和党议员能够追求更保守的政策。州议会选举中的“杰利蝾螈”现象（gerrymandering，指以不公平的选区划分方法操纵选举，致使投票结果有利于某方），也使共和党成员在选举中能够较少受民众情绪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日益两极分化的政治体系中，党派认同可能比单个议题更重要。美国人似乎更容易接受政党领导人的观点，而非仅针对某个议题投票。

但有一点共和党人需警惕。若最高法院推翻承认妇女堕胎权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那么堕胎问题可能成为共和党挑战政治重力能力最关键的考验。虽然美国人对于堕胎的看法存在差异，但极少人认为应将其视为完全非法。因此，若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共和党当选官员将面临支持最极端立场——堕胎完全不合法——的巨大压力。堕胎肯定会成为今年中选的一个重要议题，共和党官员将被迫捍卫极不受欢迎的立场。

### 民主党中选可能出现的三种可能

美国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网站今日登载了丹尼尔·施特劳斯（Daniel Strauss）的文章称，民主党人和共和党

人就 2022 年中期选举的结果似乎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民主党将遭遇不可否认的惨败。普遍的预期是，民主党将失去在众议院的微弱多数，并面临一场争夺参议院控制权的激烈斗争。不过，预期也可能不会变成现实。施特劳斯主要列举了中期选举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

第一，对民主党而言最好的结果即获得连任。拜登政府推出的“重建更美好未来”（Build Back Better, BBB）社会开支计划若能顺利通过，将为美全国各地的民主党候选人提供宣传资本。他们可以向选民兜售民主党通过了新冠疫情纾困法案。对民主党来说，要取得最好的结果必须同时满足多个条件：首先，新冠疫情彻底消失；其次，美国人都能支持基础设施协议并从中受益；再次，拜登的 BBB 法案在国会通过并受到选民拥护；最后，共和党选民热情下降，而民主党选民热情上升。

然而，民主党人大概率会失去至少几个国会席位。目前，已有 23 名众议院民主党人宣布不再连任，相比之下，只有 13 名众议院共和党人选择不竞选连任。但是，参议员和州长选举的前景对民主党也没有那么糟糕。民主党人在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和北卡罗莱纳州的议员选举中拥有获胜机会。如果民主党人能在这些州开展有纪律的、激发选民热情的竞选活动，与日益分裂的共和党人形成鲜明对比，可能会在 2022 年赢得这些席位。民主党州长竞选的前景同样光明，极可能在马里兰州和马萨诸塞州等州获得胜利。

第二，对民主党而言最坏的结果即失去多数席位。不可否认的是，共和党人在 2022 年中期选举中具有很多优势。在众议院，重新划分选区使得整张选举地图对共和党人更有利。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预计，共和党将在 2022 年夺回 60 个众议院席位。



虽然党团会议的领导人通常过于乐观，但麦卡锡的预测可能并不离谱。共和党人还乐观地认为，他们可以在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等传统红州击败现任州长。同样可以想象的是，在保持俄亥俄州、得克萨斯州和佐治亚州州长职位的同时，共和党将在堪萨斯州、密歇根州、威斯康辛州、内华达州和缅因州等州赢得州长选举。

第三，最现实的结果介于上述两种结果间，即共和党或民主党以微弱优势控制众议院，两党在众议院都不具有支配性的多数，参议院同理。这将导致政府分裂，更多的党派斗争和立法僵局。

若拜登的民调有所回暖，弱化版的 BBB 法案得以通过，民主党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但这仍不足以抵挡为共和党带来优势的更强大力量，如选区重划、活跃的保守派选民、以及对民主党立法内讧的普遍不满（这种不满可能会影响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率）。

决定中选的重要因素仍在变化。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和政治战略家席琳达·莱克（Celinda Lake）认为，有三个变量会对中期选举产生影响。一是选区重划会产生什么效果；二是今年 5-6 月的经济形势如何；三是民主党能否通过并向民众宣传 BBB 法案。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